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金蘭筏

第十回 嚴冬不輟詩書韻 半夜猶聞機杼聲

詞曰：事過頓回頭，深悔從前是錯。還是讀書多益，有無窮安樂。
堪嘉內助肯同心，勤儉甘寥落。自是一時消長，非紅顏命薄。

右調《好事近》

話說田月生走上堂來，元按院道：「田生員，本院前日看你所做的《金蘭社啟》，才情原是的，只因你不近好人，以致有此大累。若非天理昭彰，本院審訊，你的性命，幾乎不保。可見這班小人，是斷斷近不得的。你如今大冤已白，回去要用心讀書，以圖上進。尊大人遠隔數千里，必思歸計方妙。本院在京時，聞得你家產俱已籍沒，何以治生。本院今接薄俸，與你回去，為膏火之資。奮志苦讀，鵬程在即，無負本院冀望之意。」言畢，遂叫門子取白銀二百，與田生員。田月生接了銀子，拜謝了，說道：「生員蒙大宗師如此提拔，定當努力前進，以圖報答隆恩。大宗師的尊諭，言言金石，敢不凜遵。」元按院道：「如此甚好，你回去罷。」田月生免了罪，得了銀，帶了可郎，歡喜歸家。

看官們知道，此是田月生該讀書的機會，從來太富的人，與太窮的人，皆讀不得書。這是何故？太富的人，家資豐厚，錦衣玉食，就有一種聲色貨利的來勾引他，他意中想道：「我有這般快活，要讀書何用！」或有朋友親戚，勸他讀書，他反覺可厭。那太窮的人，雖知書中好處，是苦中覓來，然必要衣食粗足，方可埋頭奮志。若是衣不中身，食不充口，露體空腹，又兼父母妻子，啼饑號寒，謀生不暇，何暇讀書！田月生家產籍沒，一無所有，加之官司相累，真是苦中之苦，何能再去讀書？今得元按院白金二百兩，便可為讀書的資本，所以說是該讀書的機會。看官，你道田月生原是個公子，又且大富，如今家產雖已籍沒，豈無幾個好親戚來照看，又何必窮到極處？不知人生世上，只有自己可靠，若是靠親戚照看，指望養生，都是假的。田月生先時富貴，自然有親戚往來熱鬧，如今事體壞了，人情勢利，見他家產是奉旨籍沒，一則怕惹事，二則惟恐來纏擾，三則見田月生有錢的時節，不學好，與這些壞人來往，所以親戚竟象約齊了一般，都不來照看。這正是錦上添花的多，雪中送炭的少，就是虞按察見接女兒不肯回去，也竟不來照看了。田月生得元按院之一助，真是久旱的甘雨！

閒言撇過，且說田公子拿了銀子到家，虞賽玉接見丈夫，不勝歡喜。田公子就把元按院如何審斷並贈銀子的話，說了一遍，虞賽玉道：「難得元按院美意，相贈銀子，你就該從此著實讀書，不要負他的意思。但是，常言道：坐食山空。若是安坐而食，這銀子便容易完了，如今可郎閒著，不如將這二百兩銀子，叫他做些生意，開張店面，日有所進，方可處常。我每日勤些紡織，供你讀書之費，心無二用，再不必以家計為慮了。」看官，你道世間婦人，大抵懶惰者多，勤儉者少。且勢利起於家庭，見丈夫有銀錢，有穿戴，便說說笑笑，和氣順從；若是艱難困苦，便有許多交謫之聲。這是普天下婦人的常情。況田公子是先富後貧，自己不務本分，將家資花費，更容易埋怨。今虞賽玉不但不埋怨，反替丈夫百般籌劃，安貧守分，真個難得。

田公子聽了虞賽玉這一番算計，欣然樂從，就吩咐可郎，去開個柴米雜貨鋪兒，以為生息。正所謂陰陽和而萬物育，夫婦和而家道成，自己閉戶讀書，真是朝斯夕斯，焚膏繼晷，好似蘇季子秦邦不中回來的一般，懸樑刺骨，簡練揣摩。一日，天氣嚴寒，紛紛大雪，凜冽之威刺骨，田公子還呷唔不輟。虞賽玉恐怕丈夫過於勤苦，走來勸田公子暫為安歇，俟天氣回陽，再為加功。田公子道：「多蒙娘子美意，但古人有映雪讀書的人，我田月生難道不如他的志氣，當此臥薪嚐膽之時，那裡顧勞瘁。娘子放心，我自當如常誦讀，不敢有負元按院盼望之意。」虞賽玉聽得此語，更加喜悅，每日非紡即織，所得利息，常供日用之費。一旦譙樓四鼓，田公子對虞賽玉道：「夜深了，請娘子安息罷。」虞賽玉道：「這織機就如相公讀書一般，不成機軸，怎肯偷安。相公放心，不必以妾為念。」兩人相親，相比從前萬花園回來嘔氣的時節，大不相同。那可郎見主人主母這般勤苦，也就感動，早起晚睡，去做生意，甚是有利，頗足供家中之用。

到了次年春間，宗師按臨，田中桂進考，高高考了一等第一名，補廩入闈。田公子以為讀書有效，更加用功，到八月鄉試，三場得意，中了第八名舉人，甚是歡喜。那些親戚，先前見公子家產籍沒，又為官司，如向陌路。今忽見田月生中了舉人，都來送禮物稱賀。田公子一概不收，虞賽玉勸道：「人情勢利，自古有之。這些人見你中了，便來趨賀，雖是炎涼世態，也還算好意。不可一概杜絕，諒其親疏，就其厚薄，略為領意，方為處世得宜之道。」田月生道：「娘子所言極是。」遂將眾人的禮物，俱各領其意，眾親戚都覺有光。田月生正在稱贊虞娘子善為處世，又見一起人，備了禮物來賀喜。田月生正在躊躇，不知收好不收好，虞娘子走來，看他禮帖，問了來歷，說道：「這些人非親戚可比，早該遠他，豈可收他禮物！然亦不必結怨於他，好言回他去罷。」田月生遂叫可郎，好言婉辭眾人而去。你道這些人是誰？原來就是殷阮凌卜等人，一向見田公子家勢壞了，都不通音問，今見田公子中了，又來趨奉。真是小人勢利之態，可羞可歎。虞娘子待親戚，便叫領其意，而分別親疏；待這班人，便叫斷不可收這些人禮物，分明是杜絕他的往來。然又叫好言回他去，又不結怨於他，真可謂不惡而嚴，善於調停。世上人家，有如此內助，個個丈夫，都做了好人，難得難得。

閒言休敘，田公子當日辭了殷阮等人去，又有一起人備禮來稱賀，不知這些人是誰，禮物該收不該收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顧天飛評曰：語云：「看得世情透，便是好文章。」吾不知作《金蘭筏》者，如何便將世情描寫得如此透徹，堪稱戛玉敲金，真是錦心繡口。